

淺析《人間書話：藏書家的心事》

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資料服務組組長 | 張圍東



人間書話：藏書家的心事

苦茶著／聯經／201704／269頁／22公分／290元／平裝
ISBN 9789570849257／855

一、前言

讀書是一種思考與認知，它有助於人們提升人文素養和境界，提高文化生活質量。建設書香社會，既是豐富文化生活、提高國民素質、涵養民族精神的需要，也是培育核心價值觀、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必要。

近幾年，政府及民間為了提升文化水準，已積極辦理各項閱讀活動，並建立「書香社會」。然而「書香社會」，最基本的條件是大家要主動買書、讀書、藏書。談及買書、藏書，就會連想到古代的藏書家，他們利用各種方法在買書、藏書盡最大心力，我們是不是很懷念、羨慕他們能夠坐擁書城，去面對琳瑯的生活情趣。

當然，現代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環境，和昔日大不相同，譬如現在出版業發達，獲得圖書容易，所以對圖書的珍惜不如前人；現在傳播知識的工具多樣化，汲取資訊的管道也不限於圖書，圖書的種類又繁多，這些也都多少影響購買書的意願；加上住宅狹隘，生活忙碌，這些都不如昔日的藏書條件。不過，在居所狹窄，生活緊張的不利條件下，如能在買書、藏書的方法上，增加一些情趣，也許可以增進買書、藏書的誘因，也仍然可以享受到前人藏書、讀書的快樂。譬如為自己的小書房取個有意義的室名，在自己的藏書上鈐上一些有趣而美觀的藏書章，在侷促而狹隘的書房，使不很多的藏書也能展現一室的特色和水準，還是可以做到的。

時代在改變，閱讀的方式有所不同，人們是因為讀書，所以藏書，還是因為藏書，所以喜歡讀書，似乎是一個無聊的設問。人們對「讀書與藏書」的關係多有議論，但見解不盡相同，豐子愷^(注1)先生在題為「讀書圖」的畫上，題詩曰「藏書如山積，讀書如水流。山形有限度，水流無時休」，我認為這首詩道出了讀書與藏書的本質聯繫。

一本好書往往就是作者的人生結晶，裡面蘊藏著他窮其一生的求索成果。因為人一生的世界大多就是其思想的世界，故而最優秀的書籍也就是至理名言和輝煌思想的富藏。這些思想若能銘記在心，就成為我們永久的朋友和永恆的慰藉。亦誠如楊澤在《人間書話：藏書家的心事》推薦序所言「人是書的知音，書也是人的鏡子，人與書的邂逅，書與人，書與書的際會，代表

的其實是古典文明昌盛以來，人與書，靈性與靈性之間不斷流轉的共同宿命和某種難得的對話機緣」。

苦茶《人間書話：藏書家的心事》此書的出版，代表的不單單是他個人寫作上的里程碑，而是新一代臺北書人及國民藏書家的誕生。

二、作者及書的內容介紹

苦茶（coolchet），臺北人。出生、成長、求學、就業、成家、育女均不出大臺北地區。現職土木工程師，「無照」藏書家。酷嗜訪書、蒐書、藏書，以部落格「大自在軒藏書誌」（<http://coolchet.pixnet.net/blog>）廣交天下書友同好。亦為資深動漫御宅、類型電影愛好者，於部落格「夢幻泡影錄」、PCDVD 論壇及未來復古網站抒發觀影心得。其作品散見於中、港、臺報章雜誌。

《人間書話：藏書家的心事》共分「藏書家的心事」、「人間書話」、「訪書訪人」、「人書俱老」等四輯，從京都到香港，從買書到賣書，作者苦茶以親身的訪書經驗，勾勒出書本可人迷人之處，以及對書本無怨無尤之愛。

第一輯「藏書家的心事」，道出藏書家的怕與愛，酸與甜。

第二輯「人間書話」，原發表於《中國時報·人間副刊》書話結集，故名「人間」。例數藏書，自得其樂。

第三輯「訪書訪人」，訪書足跡遍及臺北、香港、京都。證得人間處處有書癡。

第四輯「人書俱老」，以論文的工夫、雜文的閒情抒寫臺灣先賢與民國人物，如洪棄生、劉訥鷗、李香蘭、林獻堂、張大千、鄭振鐸、趙萬里、馬廉、周棄子、周作人、吳魯芹、王國維、谷崎潤一郎等，豈知流水今日，原是明月前身。

三、簡評（代結論）

近現代以來，隨著書籍印製技術的成熟，使得大量的公共圖書館產生，藏書不再是不可攀之事。但遺憾的是，很多圖書館的管理思路與方法依然是以「藏」為主，以藏有多少、藏有稀有為榮，並沒有考量所藏圖書的利用率、讀者借閱的有效率。其實，書不再是炫耀身價與身份的「身外之物」，只有讓書流動起來，讓人們把書中內容讀通、讀懂，才能真正營造一個區域的文化氣息，才能讓人有一種文化的氛圍。因此，我們不如將藏書的愛好轉化為讀書的愛好，將所藏書籍的內容轉化為人們頭腦中的知識，轉化為人們立身行事的技能，轉化為人們的道德價值判斷。

古人講：「藏書不難，能讀為難；讀書不難，能用為難。」藏書固然重要，讀書更為重要。千百年來，人們透過閱讀來獲取知識、提升品位，也借此得到生活的力量。打開一本書，等於開啟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，在當今多媒體傳播資訊的時代，閱讀更應成為我們獲取知識的最有

效的途徑。

讀完《人間書話：藏書家的心事》乙書，本人對於此書有下列幾項心得，雖然不是寶貴的意見，可納入讀書人的參考。

(一) 作者對於藏書家下了註解，「藏書家注定是孤獨的」。讀書是一種喜悅，如古代讀書人常以讀書為樂，也許對現代人而言是孤獨的，也不能概括一切。

古代政府公藏典籍文獻固然不對一般百姓公開，即使是私人藏書，也大多視為珍秘，不輕易示人。最有名的例子要算明代嘉靖年間范欽天一閣藏書，其中有不少珍貴的刻本、抄本。范欽死後，他的長子大沖繼承全部藏書，並規定藏書歸子孫共同所有、共同管理；書庫鑰匙分房掌管，非各房齊集，不得開鎖，保證了藏書的不流散。到了清嘉慶年間，寧波知府邱鐵卿的內侄女錢綉芸酷愛詩書，聽到天一閣數萬卷藏書，為求得有登閣讀書的機會，托官為媒，嫁與范欽十四世孫范邦柱為妻。婚後，綉芸對丈夫提出上天一閣看書，范邦柱連連搖頭，說老祖宗早有女子不准上書樓的規矩，誰也不敢違背，綉芸為此鬱鬱寡歡，不久就含恨離開了人世。今天世人不再有恨，因為古今許多重要藏書家的善本古籍大多都已收歸公藏，且公開提供讀者借閱。

總之，古人對書以「藏」為原則，但是，把書藏起來，秘而不讀，圖書的利用率卻大大降低，客觀上與無書無異。當然，恰是藏書家的這個傳統，在兵荒馬亂的歲月中保存了大量文化典籍，影響了傳播，卻有利於保護。

為什麼讀書人鍾情於藏書，現代學者、藏書家黃裳說：「只有自己的書才能從容不迫地細細賞玩，借來的書讀起來總有一種迫促的感覺，一點都沒有親切的情趣。」可見讀自己的書與讀借來的書心境大不相同。近代教育家夏尊先生說：「我不喜歡向別人或圖書館借書，借來的書，在我好像過不來癮似的，必要是自己買的才滿足。」又可見，讀自己的書可更深入而回味。也是，讀書者需要一種心境，在漫步字裡行間中，在細細思量回味裡，款款走進智慧的芳圃，採擷思想的精華，與智者對話，向名家討教，有了不受名權利鎖束縛的自由，有了不受時空局限的自主。讀自己的書，有自主的歡樂與自由。因此，從上述資料顯示藏書家應該不是注定是孤獨的，這一觀念應該有所釐清。

(二) 作者愛書成癡，常在臺北北舊香居及南區新舊書店走動，他曾遠赴香港，日本等地訪書，此書開卷，作者有〈淘書夢華錄〉長文一篇，細說從日本時代至今，臺北舊書業興衰的歷史。

牯嶺街曾是國內最繁華的舊書市場，許多因書而結緣的故事在這兒不斷的發生，成為四十歲以上朋友的共同記憶。牯嶺街初名為龍口街，一九二二年，因日本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的別墅在附近而改名佐久町。一九四五年，大批日人被遣送回國，因為攜回的東西有數量限制，故將平日使用的線裝書、書報、雜誌、碑帖、家具、字畫在牯嶺街和南海路兜售，使這兒成為買賣舊書的市集。後來，國民政府播遷來臺的軍公教人員，成了舊

書來源的另一重要提供者，也是積極的消費者，最盛時期聚集了一百多家的攤商，有店面者二十餘家，取名包括慶音、妙章、松林、易林、藝文、竹林、千秋、珍藝、人文等，而「牯嶺街」也幾乎成為「舊書攤」的代名詞，也讓許多人在這裡獲得知識與文化饗宴。一九七三年，以舊書攤聞名的牯嶺街完成了路面改善工程，臺北市政府認為舊書攤有礙市容，一九七五年，集中遷往位於新生南路與松江路間剛落成的光華商場，至牯嶺街僅保留十餘家店面繼續營業，惟隨著社會形態的轉變，舊書店陸續關門，二〇〇四年時，僅剩下四、五家老店在那兒守著陽光，守著即將沒落的老街故事。牯嶺街早年因為舊書成市，而成為學子留連忘返的街道，不論對當時或現在文化的成長有一定的影響。許多人到牯嶺街買書時，也體驗到臺灣特有文化的景緻，後來雖然因為維護市容而遷徙至光華商場，但舊書店特有的味道，仍然隨著早年的買書人的腦海，留在牯嶺街發酵，或散布到其他街區。

如今，再一次的走在牯嶺街上，那一條曾經是臺北市最具文藝氣息的舊書街，如今一看，所剩舊書攤的數量已寥寥無幾。每個人的心靈都有一張地圖，過往塵煙的記憶，或者對未來美麗的憧憬，形成地圖坐標上的點點注記；童年放學回家的街道，少年打球的球場，畢業後第一份工作的所在，都像牽住風箏的線頭。希望牯嶺街的「舊書市集」，能夠給我們的心靈留一條始終可以回家的路。

與此同時，有形的臺北舊書街，「集市」的經營方式，也從世紀之交，漸漸化為「散市」，為日後的臺北舊書街注入活水。目前臺北古書店有舊香居、百城堂（1986-）、誠品書店古書區（1991-1997）、妙章書局（已結束營業）、琉璃廠（已結束營業），現在興起的是書結合休閒功能的二手書店，讓我們再一次喚起昔日的記憶。

- （三）在作者〈臺北國際書展通用指南〉文中提到一年一度的國際書展，在這裡除了買書之外，更可以體驗異國風情，國際書展必定有其可逛、可親之趣味、資訊性與重要性，給予我們逛書展的參考。

在這裡可以補充一點，細說臺北國際書展（英語譯名：Taipei International Book Exhibition，簡稱 TIBE）是每年春季在臺灣臺北市舉行的出版品展覽會，由中華民國文化部主辦、台北書展基金會承辦。最早稱之「中華民國臺北國際書展」，前身為「全國書展」，於 1987 年 12 月 15 日在國立中央圖書館（今國家圖書館）首度舉行，主要是以增進國際出版品之交流為重要的主軸，後來於 1990 年起固定於臺北世界貿易中心舉行，展期大致為六天（星期三起至隔週星期一）。由於屬於半專業性展覽（版權交易與消費展皆有），因此展期第一天為「專業人士日」，僅有出版從業人士、相關媒體或身障人士才能進場參觀，而一般消費者必須等到第二天起才能購票參觀，唯有漫畫區與兒童圖書區例外。目前是臺灣規模最大，亦是亞洲第一大、世界第四大之國際級圖書專業展覽，

僅次於德國法蘭克福、義大利波隆納、美國 BEA 等世界三大書展。

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一年一度的臺北國際書展正是臺灣出版市場的縮影，反映了此刻華文出版市場的變化與挑戰。由於大陸出版市場的快速蓬勃發展，在國際出版界中產生了自然而然的磁吸效應；臺灣的出版市場總被與大陸相提並論和比較。就市場規模而言，臺灣當然是「小」的，但，小反而具彈性，目標的設定和完成能夠更為精準——臺北國際書展的活力。

臺北國際書展展現的活力，得自於臺灣出版人的參與與經營，我們共同締造了此一亮麗成果。臺北國際書展將透過更豐富的內容，彰顯臺灣出版界的魅力與實力：對外，具現臺灣為華文出版樞紐的策略地位，以吸引期望開拓華文市場的全球出版人參與；對內，多層次的鋪陳臺灣出版風貌，從文學／非文學、童書、動漫等類型，到文字、圖像、聲音等形式，蒐羅紙本到數位等載體，持續打造最具文化視野的形象與口碑。在此理念前提下，我們將與讀者、出版人共同展開新的閱讀生活的體驗，激發鼓舞全民閱讀熱情、提昇閱讀層次、開展新型態的閱讀嘉年華會。

- (四) 作者以論文的工夫、雜文的閒情抒寫臺灣先賢與民國人物的「人書俱老」單元，使我聯想到我國古代藏書家的故事，藏書家有很多種，有些人是最多善本古籍的藏書家、有些人是創刊雜誌藏書家、有些人是禁書藏書家、有些人是簽名本藏書家，以下列舉我國古代藏書家的故事分享給諸位參考。

南宋著名詞人李清照、金石學家趙明誠夫婦，藏書多達幾萬卷。金人南侵，舉家攜衣物、書冊卷軸裝車同行逃難。迫不得已時，寧自負抱，與身俱存亡，即寧可遺棄衣物、輜重，絕不捨得丟掉一本書籍拓本，他們把書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寶貴。

元末明初的賢士楊士奇，雖家道貧窮，但愛書成癖。一日他為買《史略》一書，賣掉家中正下蛋的母雞，湊足 100 文錢成交，這就是流傳於世的「賣雞市書」的佳話。

明代藏書家王世貞，「捨莊換得宋版書」的故事更是動人。他在做尚書時，遇一書商出賣一部版本精美、裝幀考究的宋版《兩漢書》，王世貞見到此書愛不釋手。書商揣摩他非買此書不可的心理，要價極高。他拿不出那麼多錢，又擔心書被別人買去，只得被書商狠宰了一刀，商定用自己的一座莊園換得這部宋版《兩漢書》，此事曾轟動一時。

建於明代嘉靖年間的天一閣，素有禁煙圖書館之稱。這是因為閣主人范欽曾任兵部尚書，他性好讀書，喜藏珍本。相傳有一天他做了一個夢，夢見他的藏書樓失火，所有藏書皆成灰燼。此後，他立下一個規矩：「登閣禁煙」。無論何人概不例外。有一次，寧波太守來閣讀書，范的後人依然預先和這位父母官商妥「登閣禁煙」，才許登閣。就這樣，一個制度延續執行了四十多年，該閣果然未有火患。清代乾嘉時期的學者阮元說：「范氏天一閣，自明至今數百年，海內藏書家，唯此巋然獨存。」

清代以藏有宋版書居多的「百宋一廬」室主的黃丕烈，一次得影宋寫本《周易集解》十卷首冊，其餘為友人陳鱣所得。黃為此急得生了一場大病，病危時也不肯把首冊轉讓給陳鱣。陳知此因後，為欲其速愈，將所存該書的另九冊全部讓給了黃丕烈。黃得書後大喜過望，從此病居然很快就好了。

瞿紹基是清代著名的藏書大家。他一生淡泊仕途，唯喜讀書、藏書。隱居常熟南塘，十年藏書十萬卷。以後兒子瞿鏞、孫子瞿浚、瞿秉淵同樣酷愛書籍。瞿家的藏書豐富，許多珍本連皇家宮廷都沒有。乾隆幾次巡視江南，都到瞿家看書。光緒喜好古籍，多次派人到瞿家借書。有一本書光緒很想要，以封三品官、給銀三十萬兩為交換條件，瞿氏不願交換，以先朝頒有詔書，不便出賣為由推辭了，光緒也沒辦法。瞿氏不要官，不要錢，只要書，可謂愛書如命。但瞿氏特別喜愛讀書的人，家中專設有閱覽室，還為前來看書的人免費供應茶飯，被世人傳為美談。

鄭振鐸先生不僅著作等身，而且一生酷愛藏書。一次他得到一套清錢遵王的《古堂書目》。興奮得連外套、帽子丟了也不知道。他激動得無法人睡，索性連續讀了幾個夜晚的書。後來他編著的《孤本明雜劇》吸取該書的精華，為中國文學史增添了百餘篇幾乎失傳的元明名劇。抗日戰爭時期，他為了保護圖書，置生死於不顧，只身堅持在孤島上海。後來他在出訪中不幸殉難，按其生前遺願，將個人收藏的十萬冊書籍全部捐獻給了北京圖書館。

在中國悠久的藏書史上，眾多的藏書家傾盡精力、財力投身於藏書事業，究其目的，多是為讀而藏。清張金吾《愛日精廬藏書志·卷首》說：「藏書而不知讀書，猶弗藏也。」（清）江藩《石研齋書目序》說：「夫欲讀書，所以蓄書。蓄而不讀，雖珍若驪珠，何異空談龍肉哉！」因此，古代私人藏書家有一個共同特點，就是愛書愛到癡迷的程度。很多藏書家自稱為「書癡」，如陸遊；還有黃丕烈自稱「書魔」、孫從添自稱「老蠹魚」等。

時代在變，人在變，書也在變，在這個時代的閱讀是以廣度來換取深度，以資訊來換取知識的。古諺云：「愛其人，也愛其珍、愛之書」這句話裡卻含有更多的哲理。書籍就是活著的聲音，是我們至今仍在傾聽的真知灼見，因而我們永遠沐浴在逝去偉人的思想中。

注釋

1. 豐子愷（1898-1975），浙江省石門縣人，散文家、畫家、文學家、美術家與音樂教育家，原名潤，又名仁、仍，小名慈玉，號子覲，後改為子愷，筆名T·K，又被稱為「圓通大師」、「有德行的人」。師從弘一法師，以中西融合畫法創作漫畫及散文而著名。豐子愷散文喜歡讚美兒童的天真，以及歌頌人格的完整。由於信奉佛教的關係，所以作品也具有避開現實的傾向。